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

侯惠勤 等著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

侯惠勤 等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 / 侯惠勤等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305 - 07978 - 8

I. 马… II. ①侯… III. 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研究 IV. ①A811.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29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
著 者 侯惠勤 等
责任编辑 花建民 编辑热线 025 - 83685870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34 字数 590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7978 - 8
定 价 8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为根本方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为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本书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系统性特点。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历史演化,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对执政党的意义,意识形态在科技、道德与宗教上的现实表现,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相关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意义。就当代而言,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本书的相关理论研究无疑可以达到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服务实践的目的。

目 录

导 论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意识形态研究 1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神实质 1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的文本解读 15

 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 23

 四、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虚假性判断的方法论前提 48

 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核心价值观 51

第一章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77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发生语境 77

 二、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 90

 三、意识形态与阶级政治 99

 四、意识形态与市场社会 110

第二章 意识形态的功能 122

 一、意识形态功能的内涵与分类 122

 二、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条件 129

 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幻象 131

 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138

第三章 意识形态终结论研究 158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研究综述 158

 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161

 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历史演绎 178

 四、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原因探析 191

第四章 后现代意识形态分析 204

 一、“后意识形态”的缘起分析 204

 二、消解政治意义的“后意识形态”论 207

 三、建构政治话语的“后意识形态”论 224

 四、“后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方法和价值 240

第五章 意识形态与科技 246

 一、科学与技术 246

 二、“虚假”还是“真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之争 250

 三、科学还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属性之争 256

 四、生产力还是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属性之争 263

 五、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之争的启示 269

第六章 意识形态与道德 278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特点 278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变革与道德意识形态 287

 三、当代意识形态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296

第七章 意识形态与宗教 302

 一、原因探析：宗教何以为意识形态 302

 二、功能分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宗教 317

 三、落脚点厘定：以马克思主义破解宗教之谜 331

第八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 356

 一、保守主义：一种价值视角的解读 357

 二、保守主义基本价值观分析 364

 三、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心理学考察 380

 四、保守主义与意识形态 391

 五、对保守主义的再反思 396

第九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402

 一、自由主义的逻辑演变 405

 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研究 422

 三、新自由主义影响当代世界的实践后果批判 430

 四、新自由主义悖论分析 450

第十章 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核 466

 一、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无产阶级 466

 二、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界定 471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机理分析 482

 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的突破 494

 五、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502

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526

参考文献 530

后 记 536

导论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是当代纷繁复杂之精神现象中最为复杂的一种,折射着近现代几百年历史之变迁、世事之沉浮;意识形态又是现今“脱节时代”的一个极混乱又重大的话题,聚焦着经济全球化下的“东西冲突”、“南北战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我们解密意识形态难题的钥匙,然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却又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关键。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价值观,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也是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物。这就是说,意识形态问题,根子在生活和实践,而如何把握、认识则取决于世界观、方法论。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一个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人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至少承认其对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说陌生,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其根本立场、基本原理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其实就是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 160 多年来,就其内部的理解而言,在对其整体认识上主要有两种偏向: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如同自然科学般精确的知识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但忽略了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认识,第二国际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是此种观点的代表。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顺势应变的方法,没有确定的思想体系。这种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灵活变动和开放,但忽略了其立场和基本观点的确定、公开及不可违

背,从而导致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第二国际后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便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其基本原理的表达,它集中体现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因此,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正是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重大命题上,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需要加以辨析和澄清。

(一) 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首要的基本命题。“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②邓小平甚至把这一命题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等同于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③那么,什么是“实际”?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的“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④这样,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把握“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一难题。毫无疑问,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丰富多样、相互冲突,而且无穷无尽。这就提出了能否及如何把握客观事实的问题。

从哲学史上看,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各执一端。先验主义认为,现象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个人经验永远无法穷尽,且我们所拥有的个人经验往往互相冲突,人们单凭经验根本无法区分各类事实的真假善恶及其重要性。20世纪初发生的“物理学危机”说明单凭经验甚至无法证明事实的客观性,这种自相矛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盾的冲突本身就证明了个人经验的不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分析框架,来对事实进行整理、筛选。这个框架是先验的,非个人经验的产物,康德因此提出了因果律、时空范畴以及所谓“第一推动力”、“第一原理”、“第一范畴”等先验的分析框架,并称之为“先天综合判断”。应该说,先验主义的确抓住了经验主义的要害,但是问题在于它提出的这个先验分析框架本身是否可以分析、可以讨论,换言之,这个分析框架是“自明的”,还是需要证明的。毫无疑义,先验主义把先于经验的逻辑范畴视为认识的当然前提,其本身是无需证明、也无法证明的(康德断言人们一旦试图用经验的方法去证明先验范畴,就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这不仅是非科学的独断论,而且打开了通向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大门。经验主义则认为只有经验才是可靠的,只有能够得到经验证明的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经验主义,即唯物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把个人经验视为通向外部客观世界的唯一通道)和唯心主义的的经验主义(把主观经验视为唯一的存在),但其共同点则在于都认为只有个人经验是可靠的,因此,它们共同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无法解释普遍范畴的来源问题。当经验主义把一切认识都还原为个人经验时,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一些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范畴同个人经验有什么关系?从时空等客观范畴到自由、人权等价值范畴,将其说成是个人经验的结果能说得通吗?能用有限的经验来论证这些普遍范畴吗?显然,经验主义者们的狭隘的经验观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对普遍范畴进行科学的还原。二是个人经验之间往往也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谁正确呢?哲学史上经验主义者们的各种回答往往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的真理观。

那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怎样解决“客观事实”的问题的呢?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其根本要求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①。这就是说,客观真实的情况不能靠举例来说明,也不能靠罗列现象,而必须把握事实的总和,必须把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戏也不如。”^①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其整体上、从其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因此,事实的总和不是无数零碎事实的简单叠加,而这在实际上也是无法做到的。

那么怎么才能把握事实的总和,或者说,怎样才能从整体和联系中把握事实呢?最根本的是抓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列宁称对立统一为辩证法的核心。马克思把作为矛盾聚焦点的事实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所谓最大量、最普遍、最常见、最简单的事实,此类事实能够反映某一社会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矛盾。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②《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从商品分析开始,成功地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历史再现,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商品堆积”起来的社会,它构成了该社会的基本特征,即“细胞”。

二是所谓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合情理、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此类事实反映了某一社会的矛盾尖锐化和对抗程度,是其病根和问题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学界公认为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开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以私有制的基本矛盾为研究对象,因而一下子就抓住了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反常关系,即“异化劳动”这一事实。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身上就集中了种种反常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③一般说来,劳动者和劳动产品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劳动产品是对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却有着一种天然的疏离感,两者的关系是陌生乃至对抗的。这一事实的典型性还在于它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并非私有制社会的普遍现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象,也就是说,异化劳动的产生并非简单地由于剥削。封建时代的农民同样受到剥削,但是他不存在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农民的劳动成果被剥夺并没有使农民作为劳动创造者的地位被否定。虽然马克思在 1844 年还未能真正揭示出异化劳动的根源,但抓住这一重大事实无疑促成了他的科学研究。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解释了这一反常事实: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之所以会有这种对抗性的反常关系,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而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自此,劳动者和商品的关系就不再是创造者和被创造者那种“人和物”的关系,而是变成了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商品竞争规律,表现出相互排斥、相互疏离的倾向。这样,马克思就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最反常、最病态、最不合情理和最不可理喻的事实,打开了揭示资本主义全部奥秘的大门。

三是所谓最新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并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此类事实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发展趋势,是旧社会中孕育着的新社会的萌芽。这便是马克思说的所有文明国家都大量出现,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断出现的事实,这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指出:“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①马克思关注工人阶级是其世界观的转折点,自此,马克思的世界观随着其对无产阶级的科学认识而成为科学。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人类解放的实际承担者,就必须超越世俗的眼界,即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仅仅看做“一无所有”的受苦人,更不能将其视为只顾眼前利益的芸芸众生。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答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质疑时说,“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②

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1~262 页。

② 同上,第 262 页。

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而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①。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被迫把现代化的教育给了工人”,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可以被组织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正是通过这种在矛盾分析具体化上的事实分类,发现并抓住了上述三类事实,从而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事实总和”或者“事实整体”,进而解决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这个最大的“实际”问题。

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其精神实质是善于抓住作为具体矛盾聚焦点的典型事实,以此展开对矛盾的具体分析,因而是唯物辩证法的简明表述。

(二) 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又一基本命题,列宁称其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5页。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①。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偏差,就是把这一原则视为无党性口号,似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任何阶级、任何政党或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一种处事技巧,或一种灵活变通的原则,而不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有的思想路线。实际上,这个命题不仅有严格的党性立场,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这个命题是针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形成的抽象思维、抽象话语提出的,是打破资产阶级狭隘眼界和片面思维方法的产物。

首先,这个命题所说的“具体”,不是感性具体,而是思维具体、概念具体。关于这个方面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以下两种偏向:一是用抽象的整体否定具体的部分。当戈尔巴乔夫指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时,似乎很是理直气壮,因为无产阶级人数再多,也是人类的一部分,而整体大于部分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且慢,问题在于这个“全人类的利益”,自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它就没有现实地存在过,而现实存在的是对抗的阶级利益,或以革命阶级利益为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因此,正确的提法就不是抽象的全人类利益与具体的阶级利益相比较,而是哪个阶级的阶级利益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哪个阶级的阶级利益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未来。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进一步说,也正是存在着阶级利益的对抗,才存在着(统治阶级)用抽象的人类利益去否定某些现实利益的情形。而一旦实现了人类大同,当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能够协调一致的时候,用抽象的整体利益去和现实的具体利益加以比较并否定后者的思维方式也就失去了根据。可见,这种抽象性思维本身就是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物。

二是用抽象的人性否定具体的个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思维的典型表现,它把体现了该社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状况,视为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并以此作为根本的价值依据。这一抽象思维方式可以达到双重功效:一是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使其占领“自然如此”的人性高地;二是消解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使其陷入“违反人性”的道义困境。但是,把一成不变的人性视为历史的深层根据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无论历史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证明,人性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呈现出人性的不同状况。比如资产阶级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自我”及其引申出的人权、民主等价值,就不仅存在着东西方文化上的重大差异,而且存在着生理基础上的差异。“阿姆巴迪认为,文化神经系统科学的确促进人类的有关认识。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她说,‘自我/母亲’方面的发现‘证明了集体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你所亲近的人)之间的强有力的重叠,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分离,因此将有关分析推进到大脑水平上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这种分析能显示出文化差异的根本性,诸如人权、民主等‘普世’概念可能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性不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而是其表现;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

可见,用抽象的人性去解释社会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方式,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真正的抽象化社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与此相应就是人的抽象化以及思维方式的抽象化,而抽象观念的统治则是社会的自我认同方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用所谓“普世价值”去解读我国的抗震救灾行动,而必须唱响“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伟大祖国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这六好。把本来属于社会主义制度性因素的成就归结于抽象人性(所谓“人类大爱”一类)和“普世价值”(所谓“人权的力量”一类),除了制造混乱和别有用心,没有其他可能。用抽象的人类爱心去解读当代中国的救灾成果,不仅不符合中国今天的事实,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至少近代以来,我国民众的爱心就常常无从表现。鲁迅笔下国民的那种冷酷、麻木、涣散、愚昧,决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即便是爱与人同在,我们也还是不得不去具体分析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可以表现、可以弘扬,而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爱会被压抑、扼杀乃至扭曲。否则,我们就不能突破“爱”和人性的空洞议论,去面对具体的历史矛盾和问题,从中得到真理性的认识。

因此,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需要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认识和实践主体,即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社会力量就是现代无产阶级。我们在前面已经阐明,尽管现代无产阶级也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和拜物教的魔咒中,但其历史地位决定其不仅具有揭示现代社会真相的要求,而且具有认识并实践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条件,因而最终必然能够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力量。

其次,需要提出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变世界”的问题。没有改变世界的追问,必然会把存在的东西作为当然的前提,

^① 沙伦·贝格利:“西方的大脑,东方的大脑”,美国《新闻周刊》网站 2010 年 2 月 18 日。

其讨论问题就必然只在解释现象上兜圈子,而与真正的现实相去甚远。这就不可能达到对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具体分析也就无从谈起。“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再次,需要能够进行具体分析的具体概念。概念具体是指能够正确把握和历史再现客观存在的思想范畴,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对立统一为特征的矛盾概念,而不是孤立、静止的范畴。“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②

最后,具体分析还是一个不断认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的过程。如果说概念具体在于其能够再现事物的过程性存在的话,那么把握具体概念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的矛盾性关系中。所谓的“概念具体”,用黑格尔的话就是“不同的规定之统一”。不深入到事物的矛盾内部认清矛盾的主次及主次方面,认清矛盾的发展规律,就不可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深入”就要求我们要通过科学实践、实验总结、实际调查等方式去进入实际。如果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的是事物的客观真实性、规律性方面的话,那么,“具体分析”则强调的是事物在思维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第61页。

② 侯惠勤:“我们为什么必须批判‘普世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准确再现。只有把握思维的进程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通过具体这一许多规定的综合,才能在思维中再现实在和具体现实。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可见,“具体分析”有两个过程:一是“深入”实际,这其实是一个拆分实际、梳理问题、发现本质的过程;二是“解决”实际,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整理、形成思路、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具体分析”就是用具体概念还原现实,其实质是体现理论的彻底性,抓住事物的根本,形成可以说服人并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所以,“具体分析”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样,都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概括和体现,但前者更为强调的是理论自身的创新发展、理论把握现实的能力,而后者则更强调认识和行为的客观制约性以及对于客观规律的遵从。

(三) 关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基本命题。前面的两大命题可以说都是根本属性判断,而这个命题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矛盾关系性判断。矛盾关系性判断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要论证对立面的统一,而且要论证相统一的基础。如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不同的回答一样,历史和逻辑相一致也不仅存在着能否一致的分歧,而且存在着如何统一的分歧。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方法论原则的是黑格尔,他提出这个方法论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理性”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的问题。

黑格尔把对历史的认识分为下述三类:一是原始式的历史记录,即试图通过具体叙事方式而再现具体真实的历史。这种纯客观叙事的历史只能对历史作表象的、局部的认识,最多做到故事真实,而不能达到对于历史整体的认识,因而不能达到历史的真实。二是反思式的历史,即从一定的思想观念出发,对历史事实进行鉴别、评价、取舍。各种史论性质的著作便是这类历史认识的表达。但此类历史往往是主观性的表现,因为它总是观念先行,所以不能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整体。三是哲学的历史,即通过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这是整体性地把握历史真实的唯一方式。

历史和逻辑相一致不是直观的结果,而是思维的创新。从现象上看,历史和逻辑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历史是多线条的,而逻辑则是单线条的;历史是感性的、

跳跃的和充满偶然性的,而逻辑则是理性的,是环环相扣和由必然性支配的,如此等等。黑格尔为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两个设定:一是设定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终点)上面对历史,因而其逻辑再现的历史是以往的历史。正因为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不预言未来,而只是回溯和反思历史,是在黄昏才起飞的“密纳发头上的猫头鹰”。对此,我们过去单纯地将其视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现在看来这并不完全。面向过去而不愿面向未来,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黑格尔因此也回避了历史的多线条和逻辑单一性的冲突,因为尽管历史是多样乃至多元的,但已经过去的、成为现实的历史却是单一的,换言之,历史的多样性是就其未来和可能性来说的,而不是从其现实性上说的。二是设定其逻辑为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黑格尔认为哲学概念不是单质的,而是异质性的统一体,即每个范畴都是包含着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由于概念自身存在着“差别的内在发生”,存在着自我发展的源泉,因而其本身就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活生生的,是不断过渡、转化和自我更新的。正是这种具有历史过程性的、动态的辩证逻辑,成为追踪现实历史和再现历史真实的理论基础。如果说黑格尔较为成功地解决了历史和逻辑可以一致的问题的话,那么他并未解决两者如何一致的问题。当他把逻辑人格化,以逻辑过程取代历史发展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其逻辑体系必然难逃在历史的真实进程中解体之命运。

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呢?马克思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打破了黑格尔为求得逻辑上的自恰而自我封闭的理论立场,使哲学不是面对以往的历史,而是面向未来,向实践开放,把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这就需要面对历史和逻辑相对立的方面,从对立中揭示其相一致的根据。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揭示历史的客观逻辑,是以逻辑的方式再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精华,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就是空话。我们这里仅就马克思如何克服历史和逻辑的对立,作一简要的阐发。概括地说,马克思就此提出了三大原则:

一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①的原则。在面向历史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中,如何确定其客观趋势及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靠人道理想(如费尔巴哈)不行,靠逻辑精神(如黑格尔)也不行,只能靠解剖旧世界去发现新世界。必须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用的是“批判”,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性研讨,其精神实质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具体分析”,即着眼于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寻找其产生、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